

基于音位变异与语境研究藏文正字法

——以“lo sar”的“sar”为例

卓杨加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摘要】新年一词在藏文有两种不同的拼写法，即“lo sar”和“lo gsar”。无论哪一种拼写法都很早的文献材料记载过。对这两个词应用与对诸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文认为两者是命名焦点不同的两个词，“lo gsar”的意思是新的年。而“lo sar”则有不同的意思，通过藏语中的塞擦音和擦音语音关系与“lo sar”的“sar”在实际语言环境中的用法的结合分析，并推断出“lo sar”的“sar”是“tshar”的语音变体。故“lo sar”旧年过已过去之意。

【关键词】藏语；“lo sar”；“lo gsar”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大学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9—GSP-S032）阶段性成果。

Research on Tibetan Orthography Based on Phonemic Variation and Context

——Taking "sar" of "lo sar" as an example

Yangjia Zhuo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New Year has two different spellings in Tibetan, namely "lo sar" and "lo gsar". Either spelling is well documented in the early liter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terms differ from that of scholar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two words with different naming, "logsar" means new year. And "lo sar" has different meanings. Through the combined analysis of the pho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in Tibetan and the usage of "sar" of "lo sar" in the actual language environment, it is inferred that "lo sar" "sar" is a phonetic variant of "tshar". Therefore, "lo sar" means that the old year has passed.

【Keywords】 Tibetan language; "lo sar"; "lo gsar"

在藏文正字法应用研究中，诸语法学者对“lo gsar”与“lo sar”的分析与应用有不同的看法，持不同的观点。虽然“lo sar”的“sar”和“lo gsar”的“gsar”语音略相似，但不能仅仅以此为由，轻易下定论。作者认为“lo sar”的“sar”就是具有结束、过往之意，即为“tshar”一词的语音变体。

1 文献中的“lo sar”与“lo gsar”的应用

在藏文文献中关于“lo sar”与“lo gsar”很早就有记载，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以前。吐蕃简牍中的“lo sar gyi chang dang bag phye”（过年的酒和面）

可看为最早的文献记载。噶马巴和萨迦巴时期的很多文献中也多次出现“lo sar”和“lo gsar”。从统计学的角度看“lo gsar”一词用的偏多一点。

在巴俄祖拉陈瓦(1505-1566)的《智者喜宴》中出现了无选择性的使用“lo sar”与“lo gsar”现象：“lo sar sgang la lug shavi lag pa rlon pa brtsigs pa la vdzogs”（过年时，爬羊腿堆积的…）“lo gsar sgang la na bun chags pavi yul.”（过年时，在起雾的地方…）“de nas zla ba phyi mavi yar tshes gcig la lo gsar byas pa la.”（然后下个月的一号过年时…）“chu phag gi lo

gsar nas dang povi nyer brgyad la bteg.”（约在水猪年过完后的二十八号。）这现象能够说明“lo sar”与“lo gsar”两词的使用方面没有形成一个规范。

2 藏语的塞擦音与擦音的关系

在藏语中，擦音和塞擦音不仅有单辅音“c、ch、j、xh、z、zh、ts、tsh、dz、s”，还有古藏语的带下加字“r”和“y”的复辅音都在中不同程度地各方中变成了擦音和塞擦音。下面举例子看看带下加字“r”的古藏语的复辅音“sr”在方言中的演变情况。

表 1 中显示复合辅音 sr 在不同方言中有两个不同的读音，分别为塞擦音[tʂ]和擦音[ʂ]，根据表中的例子可以看出塞擦音[tʂ]分布在卫藏方言中，擦音[ʂ]分布在安多方言，所以单方面的认为只有卫藏方言中[tʂ]和安多方言中[ʂ]是不全面的，因为“古代复合声母 sr 在前藏一般读作塞擦音[tʂ]在后藏一般读作

擦音[ʂ]”^[3]，还有果洛和色达等安多方言地区也一般读作[tʂ]，所以不仅卫藏方言有以上两个读法，安多方言里也有此读法。“sr”是[s]的读法，所以像“sr”这样的词素根据不同地区有[s][tʂ][ʂ]等三种基音读法。

除了塞擦音[tʂ]和擦音[ʂ]、[s]的交叉外，其他塞擦音与擦音之间有没有交叉呢？

比起表 1，表 2 稍微复杂一点，安多方言中的读作擦音[ɕ]的音素在康方言中读作[te]、[ts]、[tʰ]等三个不同的塞擦音。此外，在拉萨话里“phyi”（外边）读作[te^hi⁵³]，“bya phrug”（雏鸟）读作[te^h tʂu⁵³]。由此可见，在有些土语中读作[ɕ]的有些土语中读作[te]、[tʰ]，有些土语中则读作有些[ts]、[tʰ]。带下加字 y 的 p、p^[6]h、b 的字母有五个不同的读音。通过表三来表示这五个音素的区别。

表 1

藏文	卫藏方言 ^[1]	地区	安多方言 ^[2]	地区	编号	汉译
sram	[tʂam ⁵⁵]	拉萨	[ʂam]	夏河	399	水獭
sre mong	[tʂe ⁵⁵ moŋ ⁵⁵]	拉萨	[ʂe moŋ]	夏河	406	黄鼠狼
sro ma	[tʂo ⁵⁵ ma ⁵⁵]	拉萨	[ʂo maŋ]	夏河	439	虻子
sran ma	[tʂe ⁵⁵ ma ⁵³]	拉萨	[ʂan ri]	夏河	516	豌豆
srab	[tʂap ⁵³]	拉萨	[ʂap]	夏河	725	马嚼子
srung	[tʂuŋ ⁵³]	拉萨	[ʂoŋ]	夏河	1415	保护
sro	[tʂo ⁵³]	拉萨	[ʂo]	同仁	1656	烘
sra mo	[tʂa ⁷⁵⁵ ko ⁵³]	拉萨	[ʂa mo]	夏河	1303	硬

表 2

藏文	安多方言 ^[4]	编号	地区	康方言 ^[5]	编号	地区	汉译
phyug po	[eək ko]	1352	夏河	[tsuk ³¹ po ³³]	75	索县	富
dpyi mgo	[heə ngo]	189	天骏	[teə ³¹ ngo ³³]	130	索县	胯骨
byis pa	[ea zi]	215	夏河	[ts ³² pa ³³]	163	索县	小孩
phyi	[eə tʰo]	965	夏河	[tsə ⁴³]	223	玉树	外边
byevu	[ea tʂ ^h ək]	373	夏河	[tsi ⁴²]	436	玉树	雏鸡
byi ba	[weo]	402	红原	[tʰə ³³ wa ³²]	467	索县	老鼠
dpyid kha	[eəl ka]	1049	同仁	[teə ⁷³⁵ ka ⁵³]	285	八宿	春

表 3

区别	音素				
	[ɕ]	[te]	[te ^h]	[ts]	[tʰ]
发音方法	擦音	塞擦音	塞擦音	塞擦音	塞擦音
送气不送气	不送气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表 1、2 中的例子是古藏语的复合辅音变为塞擦音和擦音的例子。古藏语的单辅音塞擦音和擦音交叉的也有“phar tshur”（对面）读作[har shur]，“vgro tshul”（走姿）、“adug tshul”、（坐姿）“bxhad tshul”（说法）等分别读作[ndzo s^hu]、[ndək s^hu]、[eal s^hu]。还“a mgon tshang、xhes rab tshang”读作[a ŋgon s^həŋ]、[x^hi rəp s^həŋ]。结合表 1、2 我们知道在藏语中音素 s 与 tsh 的可交叉性是有科学依据的。

3 语境中的“lo sar”与“lo gsar”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lo sar”和“lo gsar”看法有以下几点：1）认为“lo sar”和“lo gsar”是不同角度命名两个词。2）“lo sar”是“lo gsar”的前加字“g”脱落的写法。3）“lo sar”是一种错误的拼写方式。根据安多方言，有前加字“g”的音节成为一个词的后音节话，前加字“g”有脱落的现象，比如：“pho gsar”、“mo gsar”、“mar gsar”依次读作[ho sar]、[mo sar]、[mar sar]。但不能以此例推，断定“lo sar”的“sar”是以安多方言的语音拼写的。因为“sar”在语境中经常以动词的形式出现。lo gsar ba slebs par nyin ga tshod 这句话在藏语中有四种说法：

- (1) [lu s^hi jo ŋə ma tə jo k^hə]
- (2) [lu s^har jo ŋə ma tə jo k^hə]
- (3) [lu t^hi jo ŋə ma tə jo k^hə]
- (4) [lu t^har jo ŋə ma tə jo k^hə]

这四个句子的区别特征在于[s^hi]、[s^har]、[t^hi]、[t^har]等四个动词上。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说明[s^har]和[s^hi]的意思。但与上文刚梳理完的塞擦音和擦音的可交叉性的结论结合。我们能够得知，[t^har]和[s^har]是一组动词。[s^hi]和[t^hi]是一组动词。也就是[s^har]和[s^hi]是[t^har]和[t^hi]的语音变体。

为众所周知“tshar”的意思是结束。那么，“lo sar”结构为“名词+动词”。意思是结束了旧的一年。而“lo gsar”结构为“名词+形容词”，意思即新年。

4 结语

在语境中“lo sar”的“sar”与“lo gsar”的“gsar”不同之处在于“sar”为动词，“gsar”为形容词。且通过藏语中的擦音和塞擦音的关系得知“shar”是“tshar”的变体。此结论的论证总结为如下：

(1) 藏语中擦音和塞擦音分为三种不同的发音部位。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在藏文文字改革时未有

的语素。现代藏语的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是除复合音“mr”、“nr”外古藏语带下加字的复合辅音演变而成的而生。

(2) 因语音的历史演变，不仅古藏语的带下加字“r”的复合辅音变成不同的塞擦音和擦音，还带下加字“y”复合辅音也根据不同方言变为擦音和塞擦音。

(3) 藏文文字改革时的塞擦音和擦音由单字母标注。在各方言中表现的比较稳，交叉现象极为少。

(4) 古藏语带下加字“r”和“y”复合辅音各方言中变成塞擦音和擦音程度和方式不同，还没有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系统。

(5) 迎新的一年和久一年之际称为“lo sar”，命名的焦点在于旧年过去。称为“lo gsar”命名的焦点在于新年的迎来。

参考文献

- [1] 华侃主编，《藏语安多方言词汇》[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编号在表格上。
- [2]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M]民族出版社，2002年，P8。
- [3] 华侃主编，《藏语安多方言词汇》[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编号在表格上。
- [4] 华侃主编，《藏语安多方言词汇》[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编号在表格上。
- [5] 邓戈，《藏语康方言词汇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2020年，编号在表格上。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1日

出刊日期：2022年6月14日

引用本文：卓杨加，基于音位变异与语境研究藏文正字法——以“lo sar”的“sar”为例[J]. 国际教育学, 2022, 4(2): 58-60.

DOI: 10.12208/j.ije.20220030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